

明

卷

四

藏

致堂讀史管見 四

江蘇古籍出版社

致堂讀史管見 四

江蘇古籍出版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三

德宗下

唐紀

蕭復上言不宜委宦官以兵權上不悅

心在天下則悅惡公所悅者與天下同其好所惡者與天下同其憎否則反是詩書所載由堯舜至于幽厲千歲之間禹嘗諫舜矣皋陶益稷嘗諫禹矣仲虺嘗諫湯矣傳說嘗諫武丁矣召公嘗諫武王矣周公嘗諫成王矣未有言帝不悅王不悅者顧曰舍己從人也汝無面從也從諫弗拂也改過不吝也朕之慈允若時也惟太甲背師保之訓尋即怨艾克成哲王其賊虐諫輔如紂辛聽我藐藐如厲王則危亡立至是故聞諫而怒聞諂而喜者聖愚之分而偷令導諛以悅取容者治亂之決也史託以秦凡記某人

言某事直道逆指者必以不悅不聽不報係之甚則加罪
其稱悅稱嘉納稱賞資之者蓋百一焉人君監古而反諸
才以此一節思之所得亦多矣

漢又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
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
免臣實不能

蕭復可謂大臣矣請君變更亂志此格其非心引諸當道
之言也楊炎報仇怨盧杞事姦邪非德宗心合而志從二
人安得進故炎杞雖可罪必德宗變更此志則如炎杞之
徒不再用矣正其本故也夫改非而從是者者誠難然太
甲周成齊威漢武由此其選矣顧人主無意耳苟有意焉
回心而鄉道猶反手轉足夫何難者然德宗非其人也蕭

復非不知之然身爲宰相義當盡言故以去留與帝爲約
不行而後去心則無愧夫豈度君之長短而用吾尺寸以
俯就之哉若復者可謂大臣矣

復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作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
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除復山南十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
也

以君子爲股肱心膂則治必成以小人爲股肱心膂則亂
必深天下之事未有能獨濟者也顧其所同異如何耳與
君子矣而小人間之亦或小治而終不純也與小人矣而
君子參之亦未遽亂而終不免也惟一於君子一於小人
則和平疾疹界然判矣德宗爲唐室基亂之主由與小人
一也蕭復言官官縱橫而上不悅是與宦官爲一體也又

言廬杞不正而上愕然是與廬杞爲一心也夫公不可入水薰不可變猶燥濕臭味各以其族無惑乎蕭復姜公輔陸贄之見踈也雖然豈人之本心哉惟德宗吝於改過而已矣吝者地道也若天則運而無積人君爲天所子當法天行健日新其德不當如地之吝畜過而不改也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遣使發其兵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來上命陸贄喻懷光懷光固執不可尚結贊亦不進

唐室之不亡也幸哉吐蕃尚結贊姦詐有餘唐未嘗備兵而自請入援收復京城以好辭却之而吝其意既存中國事體又絕戎夷後患豈不善哉而德宗許其來懷光恐其至是皆不知尚結贊之心也主兵大臣懷光也尚結贊意

欲亂唐而助懷光見其擁兵不擊賊故必欲得其信誓以啓交通之路爲相見之辭耳使懷光而悟與虜合勢唐必殆矣吐蕃旣去上憂之以問陸贄贄之對甚善然亦不能料尚結贊之詭謀也故曰唐之不亡者幸也

賜懷光鐵券懷光投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之是使之反也

鐵券許之以不死也人臣有死罪安得不死而預以免死許之是誘而致於戮也愚者以之肆黠者以之疑無施而可故雖高帝於功臣剖符作誓再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而不免於殺韓信醢彭越斬英布又況其凡乎是故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堯舜三王不易之道何以鐵券爲

懷光以韓遊瓌掌兵在奉天約之爲變游瓌奏之上問策安

出對曰懷光勿諸道兵恃衆爲亂今邠寧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州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曰罷懷光兵若朱泚何對曰泚不足憂也

李懷光反迹已露削其都統又何疑焉若慮其與朱泚合者彼先旣通謀而尚使有總制之權是爲虎傅翼也乃曰罷懷光兵如朱泚何其暗如此且李晟忠義孤軍介于朱李之間德宗待之未有殊異懷光已叛猶眷眷焉蓋勇於拒諫勇於聚斂勇於去君子而怯於從善怯於改過怯於去小人固德宗之惡德也

懷光遣人詣邠州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會涇陽韓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已蹈禍機中丞可自求多福昕曰微賤賴李太

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詐爲渾瑊書召吐蕃使稍逼城
昕遂不敢出遊瓌與諸將殺昕

張昕武人固不知天下大義遊瓌業已說之當更語之曰
李太尉能奏人以官不能以官與人官乃天子之命也太
尉忠於天子則中丞附之可以爲榮懷光背叛而中丞與
之兵是黨賊也及今自拔上足以助朝廷之勢下足以孤
懷光之心脫身逆亂之門策名忠義之列何名爲負哉且
以爲負者與負國孰重也如此則昕亦必了然矣

陸贄在翰林爲上所親信然竟以數諫迂意盧杞雖貶上心
庇之贊極言杞姦邪致亂上貌從而心不悅故恩遇雖隆未
得爲相

陸公言盧杞姦邪在杞貶後杞在位時固不敢言也視杞

姦邪致亂而不言可謂忠乎曰贊之言力矣但不斥其姓名耳初朱泚圍奉天上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贊對以皆羣臣之罪也而以股肱耳目爲首泚旣退上又問當今切務贊曰羣臣所甚欲者先行之所甚惡者先去之百辟所患在於君臣道隔知事未必實實事未必知人各隱情以言爲諱昔趙武啁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矣凡此皆指盧杞也贊疏旣上懷光表至於是逐杞蓋贊之說明辨有理帝亦無以拒之故也方諸詆訐毀譽者其效優矣贊在翰林帑在危厄所言十用六帝歸長安贊登相位所言十用三四而前史乃歎贊以直言忤上未得爲相何其陋哉事君言聽計行可矣豈係於相與不相若贊之賢固

當任輔佐甚贊之心夫豈愛鍾鼎自人觀之則可云爾使
致身宰相而阿諛苟合一無規正又豈若淹留翰林論思
獻納之有小補也

上欲爲長女唐安公主造塔厚葬姜公輔表諫上謂陸贄曰
此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
當如何處贄力陳其無罪上意猶怒罷公輔相

姜公輔以一言忤意而罷相僅盧杞誤國垂三幾不可去
人臣以此量主何至屈身少貶以求用哉爲相三年誤國
垂亡不以爲負反稱其小心甫登相位稍陳忠諫遽以爲
負而疾其求名嗚呼示之以好惡使天下知所從違者君
道也德宗之好惡如此何其戾哉

朱滔兵敗走恐范陽留守劉怱因敗圖已怱悉發守兵具儀

仗迎之時人多之

古人有言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苟得爲之雖失小信傷曲謹智士固從其大者矣此滔之事誰不切齒扼腕幸滔敗北劉惔當明君臣大義獎率將士據險拒之舉范陽歸國其功豈不大乎夫不薄人於險棄人之危非所施於亂臣賊子也惔於是昧轉禍爲福之幾矣洗心自新之道矣史謂時人多之者亦流俗之論耳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以其公也揆以公義劉惔在所宜惡非

所宜善也

劉惔曰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者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謂之權

以反道爲權君上行之必象衆臣下用之必陷身

子曰司馬與某司與權此句絕也唐棣之華備其反而

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其義不與上相蒙仲尼譽詩以明未
之思也何遠之有之意耳訓詁家乃貫之爲一謂唐祿之
華一反一正以喻用權者當反經以合道於是權之義不
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之事行矣湯伐桀紂自而道所當
從也先儒乃曰出其不意文王脫羑里固自若也先儒乃
曰陰脩德政武王見紂不悛誓衆往伐非觀兵也先儒乃
曰退而示弱至如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衛而卒適齊佛肸
召既欲往而卒不往若此之類皆以反經合道斷之由誤
讀論語也其流之失至於弑君篡國者以爲逆取而順守
之陸贄之師承不可考然所學甚正觀其陳輕重之義破
反道之說此固鄒魯正傳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
守堅固議論端實猷爲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唐太宗

其效不在魏文貞之下矣

車駕還長安李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
伏路左請罪

晟初得長安下令曰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愛見上又謝
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推功於下引咎歸己此固哲人所
爲而晟能之宜其孤忠獨立以一軍奮發而追蹤汾陽
彼細人者有尺寸之功自比嵩華惟恐人之議之也至於
罪戾過咎則舉歸諸人惟恐人之有令聞廣譽爲己之妨
也由是雖有功而世不許其功雖無罪而世必以爲罪又
况有罪而無功者乎以西平之行觀焉何必讀書然後爲
學信矣

李希烈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勅賜卿死真卿

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貞卿曰然則賊耳何謂勅耶遂縊殺之

貞卿可謂能處死矣自至希烈軍首尾歲餘未嘗有一言之失一行之誤迫脅備至志節益明君子哉若人忠烈哉若人方希烈使至稱詔賜死死固決矣而詔曰不可不辨故問其發長安之日知其賊使也然後呵叱而就縊不如是則使指不白心事不盡此非有古人已事可法也而貞卿處之恬然略不失次君子曰感慨殺身者易雍容就義者難魯公其庶乎

馬燧說下晉隰慈三州先是朝廷命康日知爲晉隰慈節度使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命燧領之燧固讓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以爲常上許之

馬燧邠城人也以武力自奮而不知其嘗學與否也按其行事則儒士所不逮者多矣舉三州之地讓諸康日知其其一也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燧之讓邠好名也當是時河北諸鎮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燧於是而讓三州所以勸也因示法焉使後有克獲城邑者不生覬覦一舉而廉德在已愧心在人事體在朝廷可謂賢者所爲矣苟非其人非我所有猶將力取況我所有其肯舍諸

使
代宗既誅魚朝恩不復使官官典兵上還長安頗怠宿將始令官官分典禁旅以爲買文場王希遷監神策軍左右廂立焉

代宗政事無可稱者惟殺三巨奄戮一貪相有光青史李

輔國程元振植根先朝，魚朝恩亦非驟進，仍迭掌禁旅，去之難矣。而代宗皆能去之，自朝恩之後，不復以神策委中人。此又其制斷之善。賢於祖考，可爲後法者也。德宗乃舉宿衛親兵，盡付竇、霍。於是中人擅兵，相授終以亡唐。其禍豈可與安史、朱泚諸鎮同日而語哉！吐蕃畏李晟，馬燧、渾瑊而惡之，是也。德宗何爲亦爾耶？忘李晟而不忘李懷光，疾馬燧而不疾尚結贊，憎蕭復、姜公輔而不憎盧杞、白志貞，殆猶人有喪心之疾者。迷薶穢，淫汙潔，本乎地而親下，何以爲天下主也？誠欲保全功臣，不使顛覆者，如光武與鄧、賈諸公而慎揀別將以次任使，可矣。計不出此，乃舉周廬、虎賁分卑官者，蓋以官者爲一體而不虞癰疽之難療，瘤瘻之難割，膏肓之不可爲。是故察與明相似而不同，察